

冬至的“咖啡”饺子

□周脉明 文/图

“冬至饺子夏至面。”以前每逢冬至这天，家里生活条件再差，母亲无论如何也要给全家人包上一顿饺子。

那一年的冬至是星期天，吃完早饭，父亲和哥哥去山上放羊了。只有母亲和我，还有母亲怀抱中的弟弟留在家里。

家里只剩半碗白面了，母亲让我去邻居狗剩家借点白面，回来和地瓜面掺在一起包饺子。母亲还告诉我，她已经和狗剩的妈妈说好了，只借一碗。

我虽然与狗剩住邻居，但是我和他的关系并不好。他有个姐姐嫁到了城里。城里好吃的、好喝的、好玩的都会拿回来，狗剩因此总喜欢在小朋友面前显摆。有一次狗剩拿着他姐姐带回来的咖啡糖显摆，还说我的脸的颜色就是咖啡色。我很生气。

当我无可奈何地拿着空碗去狗剩家借白面时，狗剩挡在门口不让我进，说他妈不在家。并且对我讽刺道：“你家那么



穷，非得吃饺子啊？”我仿佛受到了莫大的侮辱，一转身疯跑回家，把碗往桌子上一扔，便嚎啕大哭起来。

此刻，母亲抱着弟弟，已经把饺子馅弄好了。她得知原委后，没有说话，略一沉思便冲我笑笑：

“狗剩和你闹着玩儿呢……”说着把脸扭向了背后，用手在眼睛上拭了一下。

过了一会儿，母亲对我说道：“儿子，今天妈妈给你包一顿与平时不一样的饺子。”

“真的？”我半信半疑。母

■独家连载

 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 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

造化为人

(小说)

□关明

互联网日新月异 自媒体水起风生

“在过去谁掌握了传播渠道，谁就在舆论场上占据上风。现在也是渠道为王，但是渠道变了，被更快捷更迅速更有效的互联网所占领。”

——闵直方对新媒体的总结

南充市“最美劳动者”宣传活动中，闵直方带着朔方新闻采访“四大佬”再一次来到南川。他还有另外一项报道任务，就是总结南充市总工会网上工作经验。上次现场会后，南川的做法引起了全国总工会的重视。领导批示，工会系统的报纸和网站要做好全方位宣传。

这次，他们的人物角色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。

陈立婷从朔方日报辞职了，办起了自媒体，开了个人公众号“婷婷玉立”，专门关注女性成长。这一次采访“最美劳动者”，其他人关注的是“劳动者”，她最关注的是“最美”，特别是女性，具体来说，就是冲着评为榜首的秦咏和董春花去的。

很快到了南川，一天采访无话。结束之后，吴启南照例自费请他们吃饭，吴启南好奇地问陈立婷：“放着好好的记者不做，为什么干起了自媒体？”

常言对吴启南说：“说起来你也是互联网大咖，怎么问这么低级的问题？自媒体现在流行啊！”

陈立婷说：“放到一年之前，我做梦都没有往这方面想。在报社工作的时候，连一点儿遐想的时间都没有，全身上下每一根汗毛都在迎着风向前冲。朔方日报不仅把女人当男人用，把男人当牲口用，甚至是直接把女人当牲口用的，至于男人，简直是禽兽不如。但是，上半年劳累过度，生了一场大病，在养病期间，我才有时间开始思考人生——每天的工作累成这个狗样，我还算个女性吗？”

“我还年轻，为什么要被一个单位来安排自己的生活，被生活裹挟着跌跌撞撞向前走，为什么不能试一下新的生活方式？想到这，我就尝试着开了一个公众号，成为自媒体大军的一员。”

吴启南说：“能迈出这一步去，不容易啊。”

陈立婷说：“这一步迈出去，很快就有各种颠覆性的感受。例如：比起以前隔着纸媒自作主张、自我陶醉，现在写作者要直接面对用户反馈；以前稿子出版就算工作做完，现在还要思考用户的留存和运营；以前放在报刊亭就自带传播渠道，现在则要写作者自主推广和营销……最主要的，没有了单位，很多事情没有人替你操心了，你只有自来扛。其中

多少艰辛，只有自己知道。最初的日子里，数不清多少个早晨逼自己神志清醒；数不清多少个晚上无法入睡。还好，磨破的铁鞋都不会白费，最初3个月里，就积攒起6万原始粉丝，现在已经实现稳定盈利，不仅自给自足，还可以请两个助手，给别人发工资了。一路走来，虽然跌跌撞撞的，但依然充满朝气地在尝试。”

闵直方说：“其实，论你的业务能力素质，在报社这样的传统媒体也会成功的。”

陈立婷说：“或许在你们印象里，我应该还是那个在大集团的底荫下，能掏出白纸黑字作品的我。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这个时代给了我破旧立新的机会。让我能选择勇敢而谨慎、认真而自由地活着。”

郭戈说：“我赞成立婷的选择，现在的传统媒体都快死了。除了中央的‘新人经光’，哪个不是发行量与广告双双下降，至于影响力更是江河日下，这种情况下，早跳槽早超生。”

闵直方说：“这个问题严格说来，不是我们一家报纸的问题，而是时代的转型。在过去，渠道为王，谁掌握了传播渠道，谁就在舆论场上占据上风，现在呢，也是渠道为王没有变，但是渠道变了，过去的渠道被更快捷更迅速更有效的互联网所占领。”

(连载45)

袜子往事

□韦耀武



我小时候最怕过冬天，每年冬天我都会冻脚，最爱冻的是脚趾头和脚后跟，特别是脚后跟，冻破后溃烂得脓兮兮的，目不忍睹。

冻脚的原因是没袜子穿，不仅没袜子穿，连棉鞋也没有，大冬天脚上还穿着一双母亲做的千层底单布鞋，这双鞋从春穿到夏，再到秋，还没入冬，脚后跟的鞋底早磨烂了。母亲在鞋帮上缝了根窄窄的布带，走路时鞋不会掉下来，加之没袜子，整个脚后跟裸露着，入冬不几天脚就冻了。没鞋子穿主要是母亲没有布做鞋，母亲每年都要给全家人每人做双鞋，做鞋的布都是她一点点攒下来的。买新布要布票，还要钱，这两样都没有。旧衣服布稍好一些的要留着补衣服，只有实在太小的，母亲用浆糊一块块粘在木门板上，晒干后纳鞋底。

我在大队集体小学上学，学校是土坯房，墙壁上有许多裂缝，四面透风。窗户上没玻璃，糊着层报纸。北风一起，外面风萧萧，教室里作业本纸片胡乱飞。学校也没有任何取暖设施，连个烤火炉都没有，坐在教室里和坐在冰天雪地里差不了多少。实在太冷，上会儿课，老师就让大家出教室活动一会儿，活动暖和些了就进教室继续上课。遇着下大雪，学校就直接停课。

为了不让我在学校受冻，母亲自己动手，用一只破了底的搪瓷面盆，在盆沿对称钻4个眼，穿上铁丝做提手，在盆里装半盆灶灰，做成个“烘笼子”。平时做饭，柴火灶里燃罢的柴火段，母亲夹出来，在坛子里焖熄，形成木炭，这种木炭比不上专门烧制的木炭，专门烧制的木炭熬火、耐烧，这种炭燃起来快。冬天早起上学



前，母亲把炭在“烘笼子”燃着，为了不让炭燃得太快，母亲撮上灶灰把炭捂着，我提着去上学。到了教室，“烘笼子”放在脚下，脚搁在盆沿上。刚开始脚是暖和的，但一节课上完，炭燃完了，脚又冰凉。

有一年我脚冻得实在太厉害，路都走不了，母亲没办法，把她的一件衣服袖子拆了，缝成袜子给我穿上。母亲又四处打听治冻脚的偏方，听说用霜降过后的老茄杆熬水泡脚能治冻疮，她又挨家挨户找茄杆。

工作后第一个月发工资，我没买衣服没买鞋，首先是买了好几双袜子。那年春节回家，我给人家带的礼物是一人两双毛线袜。

如今，拉开衣橱的抽屉，满满当当都是袜子。时代变迁，袜子也不断升级换代，从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尼龙袜，到羊绒袜、竹炭纤维袜，现在还有一种能防臭除菌的金属纤维袜。袜子的保暖功能退居其次，时尚功能成为主打，连裤袜、打底袜、肉色袜、齐脚踝的短袜等，袜子的式样、色彩都趋多样化，更加丰富多彩。人们对袜子的要求也像时装一样，既要保暖，更要美观。

袜子的变迁，是时代进步的一个缩影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